

中国当代名家文库

京都情人

找个情人排解寂寞，
是焉？
非焉？
有情人的日子好过吗？

张抗抗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家文库

T

找个情人排解寂寞，
是焉？
非焉？
有情人的日子好过吗？

京都情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都情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 - 80506 - 821 - 3

I. 西… II. 京… III. 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H19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1 号

京都情人

作 者:张抗抗

装帧设计:蒋 琼 王 晶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 刷:锦州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2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书 号:ISBN 7 - 80506 - 821 - 3 / · 155

定 价:22. 00 元



找个情人

找个情人排解寂寞，
是焉？
非焉？
有情人的日子好过吗？

内容简介

与妻子闹了矛盾的鲁慕青来到京城，在原文学院同学高士杰的引导下认识了酒吧女冬儿。冬儿失身于鲁慕青，做了他的情人。一帮飘在京城的朋友决定组织起来，共求生存，并请鲁慕青出任负责人。周立与卢海在浴室里因为叫小姐发生了争执，嫉妒心极强的周立怀恨到派出所报案，说卢海他们成立非法组织，幸好民警队长程泉冷静处事，才没有造成冤案。鲁慕青等人也因此与程泉成了好朋友，并在程泉家里碰上了当年在文学院的同学、一直暗恋着他的何婧姗。从程泉家出来的高士杰和苏宁朋不期而遇高士杰青梅竹马的旧情人小寰以及小寰的朋友小菊，高士杰向小寰承认了自己一年前犯下的错误，并得到了小寰的原谅。小菊为苏宁朋的正直与真诚打动，深深地爱上了苏宁朋。

何婧姗、冬儿、小寰、小菊四个女子一见如故，四人合计成立一家广告公司，何婧姗对鲁慕青难忘旧情，极力鼓动冬儿离开鲁慕青，并捉合了冬儿与对冬儿一见倾心的小黎的恋情。冬儿的离开，让经过情感起伏的鲁慕青对情感突然有所感悟，他拒绝了何婧姗，决定回到妻子身边。于是，在高士杰与小寰、苏宁朋与小菊、冬儿与小黎等几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的那一天，鲁慕青一个人悄然离众人而去……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25
第 四 章	35
第 五 章	46
第 六 章	58
第 七 章	67
第 八 章	85
第 九 章	99
第 十 章	113
第 十 一 章	124
第 十 二 章	136
第 十 三 章	147
第 十 四 章	163
第 十 五 章	174
第 十 六 章	188
第 十 七 章	199
第 十 八 章	212
第 十 九 章	224

第 二 十 章.....	238
第二十一章.....	254
第二十二章.....	271
第二十三章.....	290
第二十四章.....	307
第二十五章.....	325
第二十六章.....	342
第二十七章.....	357
第二十八章.....	387

第一章

北京城的天空今天好像有些特别，鲁慕青一下火车就感觉到了。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观赏一下被重新装修过而显得富丽堂皇的北京站，就被前来接他的苏宁朋拉进了出租车。鲁慕青是江苏扬州人，本来他并没有到北京来闯荡的打算，但是后院起火，他与老婆大人关系突趋紧张，因此不得不采用逃的战术，离家进京，远离老婆大人。

事情的原由如果用“上溯”这个词的话，可以推到一年前。一天，鲁慕青应约到一位朋友家里去搓麻将，无意中与朋友的妻妹、一个叫玲儿的女孩互相识见了。鲁慕青当时便在心里暗暗感到吃惊，觉得好像是在哪儿见过这玲儿。而那玲儿对鲁慕青竟也没现出一丝的陌生感，就像是旧相识的一般，单单地就坐在了鲁慕青的身边观看。在整个一下午的牌桌上，鲁慕青的心思都难以集中到牌上，反将注意力统统都用在了玲儿的身上了，所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鲁慕青输得凄凄惨惨。

可是鲁慕青对输钱倒并不为意，因为就在他输钱的过程中，却也已经与那玲儿暗中勾搭上了。第二圈牌还没结束，鲁慕青便故意将一张牌蹭掉到地上，捡牌的时候，便在桌下悄悄地捏了一下玲儿的小腿，然后向玲儿挤了一下眼。

那玲儿并没气恼，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反感，反而对鲁慕青抿嘴一笑，同时瞟了鲁慕青一眼。当时，鲁慕青三魂便丢了一魂半。待到几圈牌下来，他两个已经眉来眼去的，暗中有勾手摸腿了。待牌局结束，鲁慕青恋着玲儿，却又不好意思留下来，一边磨

磨蹭蹭地往外走，一边便一眼一眼地瞟着玲儿。那玲儿会意，借个故儿，也向自己的姐姐姐夫告辞了出来，赶上了鲁慕青。鲁慕青与玲儿两个相见恨晚，不几日便已经如胶似漆地相恋起来。那玲儿虽然明知道鲁慕青已经有妻子，却并不为意，只要鲁慕青爱她就行。而鲁慕青呢，自从跟玲儿两个有了事，牌也不打了，可对老婆大人，却常常说自己要去应付朋友们的牌局，出了门便与玲儿约会。两个人男欢女爱，相互间该发生的事，已经什么都发生了。

鲁慕青本来还很得意，因为玲儿妖艳可爱，用他那位老婆大人的话说，是“天生的一个骚货”，而且甘愿做他鲁慕青的情人，根本没有一点让他与老婆离婚的意思，他又何乐而不受呢。鲁慕青也曾问过玲儿，她这是图的什么。玲儿说得很轻松，她说她只是为了跟自己真正喜爱的人有在一起的机会就满足了。

鲁慕青和玲儿两个人的事，虽然瞒了近一年，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还是被人知道了，而且越传越广，到后来就只瞒着鲁夫人一个了。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鲁夫人在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之后，女人的那种天生的侦探能力，让她没用多长时间便对鲁慕青和玲儿之事证据在握、了如指掌了。

鲁慕青面对老婆大人的责问，无言以对，虽然他对天发誓，说他与玲儿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老婆大人所想象的那种奸情的程度，但是要想让一个女人相信男人的这种“鬼话”，恐怕真的要比登天还难。无奈，鲁慕青干脆不再作任何解释，一任老婆大人发落，不言不语不分辩，一副死鱼不怕开水烫的德性，把老婆大人给气得泪眼婆娑，扬言离婚。

鲁慕青唉声叹气了一段时间之后，想到自己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离开家，离开让他无法安宁的老婆大人，到文化中心的京都北京城混混去。

鲁慕青给老婆大人丢下一句话：“你信我也罢，不信我也罢，

反正我已经是无话可说了。离婚并不是个好办法,当然你如果一定要离,那我也只好认了,只是这样会苦了我们的孩子,你好好想想吧。”

鲁慕青并没有对老婆说自己要到北京干什么,因为事实上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好,自己到北京去到底干什么,只是,他在北京也有几个朋友,他想先到北京再说。

鲁慕青坐在火车上的时候还在想,我这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了。不过他倒并不害怕什么,因为他到北京并不孤单,反而会比在家里更自在,更舒心。他在上车之前给已经在北京混了两年的苏宁朋打了电话,让苏宁朋到车站去接他,这样,他的心里便没有一丝的空落感了。

当时苏宁朋接到鲁慕青,一坐上车就问鲁慕青:“猜猜看,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谁在北京混?”

鲁慕青看着苏宁朋,转了一下眼珠,猜测道:“许新君?高士杰?卢海?……”

鲁慕青每说一个人名,苏宁朋便摇一下头,最后鲁慕青实在想不出来了,便插了一下苏宁朋:“说吧,别打埋伏了,是谁?值得你如此神秘?”

苏宁朋笑了笑,说:“其实你应该想到的,只不过是我想偏了,尽往咱爷们身上想,就没往妞儿身上想。”

鲁慕青皱了一下眉,瞅着苏宁朋。

“这么说,是我们有女同盟军了。该不会是林续凤吧?”

“哈哈!”苏宁朋哈哈大笑起来,“鲁慕青啊鲁慕青,一提到妞儿,你首先就想到了林续凤,可见你心里果然是有她了。”苏宁朋边说边睨着鲁慕青。

鲁慕青也大笑起来,道:“倒不是我心里有她,我只是觉得在我们那一批同学当中,能够干出背井离乡之事的大老爷们不少,可是女人就不多了,更何况是妞儿,那可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所

以根本就用不着想,自然就是林续凤了。”

苏宁朋点了点头,说:“今天晚上为你接风的饭局已经定好了,可正是林续凤做东,这恐怕又是出乎你的意料吧。”

鲁慕青摇了摇头,说:“如果林续凤在北京,那么她为我接风就是很正常的了,要是她不为我接风,那才真正出乎我的意料呢。”

鲁慕青这么一说,倒把苏宁朋给弄怔了。两年前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时候,苏宁朋虽然也听到一些传闻,说鲁慕青和林续凤两人如何如何了,还有说他们已经在旅馆包过房的,但是苏宁朋却一直不明白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且,就他跟鲁慕青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并没有发现鲁慕青跟哪个女学员之间发生过什么不尴不尬的事,所以他也只能对那些说鲁慕青和林续凤之间有染的话姑妄听之,不作深究。

不过此时听鲁慕青这么一说,苏宁朋的心里就更有些糊涂了,到底鲁慕青是不是真的跟林续凤之间有隐秘,他也就更加不清楚了。不过他又不好深问,因为这种事一般还是意会的好,言传便显得无聊了。有没有关系,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明白的。苏宁朋心里这么想着,便和鲁慕青扯起了一些别的话。

两个人一路说笑着,不到一小时便来到了苏宁朋的住处。

苏宁朋的住处是北京近郊的一处生活小区,一座六层楼,苏宁朋住二楼,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进屋后,鲁慕青就有一种感觉:苏宁朋这小子混得不错。

房内一应俱全,电视、冰箱、电话什么的,基本上都已经齐全了。

“你这家伙,小日子不错嘛。”鲁慕青一边这儿摸摸,那儿瞅瞅,笑着说。

“可别这么说。”苏宁朋说,“我这只能算是中等。要说不错,还是人家林续凤混得真算不错,一个人住两室一厅,还在三环

内，那价钱，是我这房租的三倍。还有啊，人家除了汽车外，可是什么都有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错的，是高士杰，他的条件比我也强多了。”苏宁朋说着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丝羡慕。

“是嘛？”鲁慕青有些不信地说，“在北京都能混到这份上，看来这北京真的是太好混了，我这次算是来对了。”

苏宁朋笑着摇了摇头道：“北京好不好混，那可得看人。像我这样的，混得也算是可以的了，但是说实话，咱这般大老爷们，要想混过人家小姐们，哼。”苏宁朋又笑着摇了摇头。

鲁慕青一听，就知道苏宁朋话中所含的意思了，于是他也便笑了笑，道：“那倒是。不过话又说回来，跟女人们相比，当然不能比那种功能了，要比就比手段嘛，我倒相信咱男人的能耐总比女人的能耐强。”

苏宁朋瞟了鲁慕青一眼道：“这下好了，你这一来，我倒是要跟着你沾光了。”

鲁慕青一笑，刚要再说话，电话铃“嘟嘟嘟”地响了起来。苏宁朋拿起话筒，一接，正是林续风打来的，就是问鲁慕青到了没有。苏宁朋便笑着把话筒直接递给了鲁慕青，并对他眨了眨眼睛。

鲁慕青接过话筒，平静地说：“你是问鲁慕青呀，那小子不知搞什么鬼，到现在还没见到人影呢。”可是那边林续风已经听出了是他的声音，“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听起来热烈得有些放肆，通过话筒把鲁慕青的耳朵震得直发麻，连站在一边的苏宁朋都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鲁慕青也对着话筒大笑起来，问道：“林续风，你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林续风轻轻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你让苏宁朋开门吧。”

鲁慕青一听，知道林续风就在门口，便捂住话筒对苏宁朋做

了个鬼脸儿。而苏宁朋也已经听到了林续风的话，便对着鲁慕青耸了一下肩，吐了一下舌头，道：“款姐儿摆阔，向你卖弄她的手机呢。”鲁慕青笑了笑。

打开门，林续风一身入时的打扮显得光彩夺目。苏宁朋故作惊喜地叫道：“哎呀林妹妹，你这一身打扮，可真像是仙女下凡呀。”

林续风作势地打了一下苏宁朋，道：“早就让你叫林大姐了，还敢叫林妹妹！再叫林妹妹，看我不揍你。”

苏宁朋道：“对对对，是我忘了，林妹妹只有鲁慕青才配叫。”

林续风又推了一把苏宁朋，娇笑着走向鲁慕青。

鲁慕青已经快两年没有见到她了，乍见之下，觉得林续风比以前在文学院进修的时候更加漂亮了几倍，于是他的眼睛便定定地看着林续风，像有些呆了一般。

林续风也感觉到了鲁慕青的目光，她的脸微微一红，推了一下鲁慕青，嗔笑道：“怎么啦鲁慕青，是不是被我的美貌镇住啦？”

鲁慕青眼珠转了一下，喷了一声，道：“林续风呀林续风，真想不到你会变得如此美丽，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林续风“嘻嘻”地笑了一声，把眼睛微微上翻着，直盯着鲁慕青，道：“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能看不透？”她伸手拍了拍鲁慕青的胸口，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声音，“是想拥抱我对吧。”

鲁慕青连连晃着头，口中啧啧有声，道：“真看不出，你居然一语中的呢。”

林续风却已经张开了双臂，瞟着鲁慕青，职朗诵般地大声道：“那还等什么，拿出你那男子汉的勇气来，和我拥抱吧。”

第二章

鲁慕青连着会了几天朋友，总算是把在北京城里能够联系得上的朋友差不多都会齐了，这才清静了下来。在苏宁朋那儿又住了三天，在离高士杰住处不远找到一套楼房租了下来，安置好了自己的住处。这一天，他来到既是朋友又是同乡的高士杰的住处。

这个高士杰，算是在这批朋友中来北京较早的一位，也是混迹在北京城里的外地流浪文人之一，虽然并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但是几年里却也出了不少书。只可惜现在的中国文坛，出版几本书已经不足为奇了，那种靠一本书在一夜之间便成为天下闻名的作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高士杰虽然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但是却并不能算得上闻名，所以只能算是个小文人罢了。高士杰和鲁慕青一直都既是文字上的朋友，又是情场上的同谋，所以鲁慕青来北京，高士杰是非常高兴的。这几日因为鲁慕青刚到北京，一直忙于应酬，两人都未能得便谈些知心的话，所以当下见鲁慕青来了，高士杰心里自然欢喜。

两个人闲谈了几句，鲁慕青便笑问：“老兄在这里是不是有相好的，还那么风流快活么？”

高士杰嘿然一笑道：“哪里有什么相好的，少了你这个帮凶，我是独木难支呀。这一下你来了就好了，咱们可以重温旧习了。”

鲁慕青不相信地摇了摇头，说：“你可别想瞒我，既没有相好的，这两年你都是怎么过的？你能耐得住，鬼才信呢。”

高士杰也笑道：“耐当然耐不住，没办法，只好去打打鸡罗。”

鲁慕青问：“天子脚下，打鸡就那么方便吗？”

高士杰抹了一把嘴，脸上冒出光来，道：“太方便了，如果你有兴致，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离我这儿不远的大众鑫泉浴室里最近刚来了两个按摩小姐，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呢。”

鲁慕青道：“那种场合，我不放心。”

高士杰撇了一下嘴，道：“干嘛搞得那么紧张，你要知道那些小姐们就是干这行的，她们比我们更注意卫生，要去，放心大胆地去，保证不会染上什么的。”

鲁慕青仍然摇头道：“那种地方，还是少去的好。”

高士杰像是知道鲁慕青的心思，笑道：“别搞得那么正经嘛，我知道你这几天忙于应酬，也应酬得累了，就去放松放松嘛。当然罗，如果你要想去会那高雅一些的，我也可以带你去的。”

鲁慕青道：“你倒是把那高雅的说来听听。”

高士杰道：“从这儿出去乘中巴四十分钟，有一个‘黄金岛’酒吧，里面有一个叫冬儿的坐台小姐，东北人，才十八岁。那人长得是没得说的，不仅身材高挑，线条分明，就那肤色，虽生在东北，倒有几分江南女子的白嫩。可惜的是，这小妞虽然是坐台小姐，却与别的坐台女不同，在酒吧里从不提供终极服务。”

鲁慕青道：“这么说，是上不了手的了。”

高士杰摇头道：“那倒也不是，就看你的本事了。”

鲁慕青问：“这话怎么讲？”

高士杰道：“那个小姐在酒吧里不卖身，并不代表她离开酒吧后不卖呀，那就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把她约出来，只要她答应赴你的约，那就等于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鲁慕青道：“这有何难？你是知道我的手段的，凡是能够让我入眼的，就很少有几个能脱了我的勾的，除非她有丈夫守着。听你说这个小姐儿都还不到二十岁，那肯定都是未婚女子了。再

者，以冬儿仍然做按摩小姐看，也还并没有被哪一个款爷给包了，所以搞她，根本不必担心什么，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高士杰微笑着摇了摇头，道：“你可不要坐在这里夸口，虽然我相信你在情场上是一把好手，到现在还没有失败过，但是你可也别忘了，这里是北京城，况且……”

鲁慕青打断了高士杰的话，说：“别况且了，这里是北京城又怎么样？冬儿既身为坐台小姐，就不可能让客人下不去，只要抓住这一个特点，就没有吊不上的‘马子’。当然我在这里空说也证明不了什么，干脆，咱们今天就去泡一把吧。”

“好，既然你慕青兄有此雅兴，今晚我就陪你走一遭。”高士杰大笑着说。

鲁慕青与高士杰计议定了，便一起出了高士杰的住处，一路来到中贸大厦。鲁慕青在中贸大厦里买了一副镏金框小圆墨镜，高士杰为他参谋，又买了一条蓝底白星点儿的领带，配他那身熨蕴烫得笔挺的西装。鲁慕青打好领带，戴好墨镜，人也便一下子显得精神了几分，全身上下的那股子帅气也随之增添了几分。鲁慕青作态地做了几个造型，问高士杰：“感觉怎么样？”

高士杰“呲”笑了一声，说：“那还有说的，我要是女人，也会爱上你。”

鲁慕青上下瞅了自己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扶了一下墨镜，走出中贸大厦，看表时，已经快五点了。

“士杰，咱们先去打点一下肚老爷，然后就行动。”鲁慕青说。

高士杰道：“不用太着急，‘黄金岛’二十四小时服务，早点晚点是没有大碍的。”

鲁慕青则摇了摇头，说：“不对，如果正巧有那么一个对手，正巧也是今天要去‘黄金岛’吊冬儿，又正巧比咱们早了那么一步，你说到那时，岂不让人扫兴吗？”

高士杰笑道：“那有这样的巧事儿，你只说是你急于想见到冬儿，不就结了，又何必找这借口呢？”

鲁慕青也不反驳，道：“反正赶早不赶迟，今晚是不能空手的。”

高士杰道：“没关系，反正‘黄金岛’有的是小姐，即使冬儿吊不上，也还有其他的可以吊的。”

鲁慕青摇头道：“目标既然已经定好了，达不到目的那可就太扫兴了。”高士杰道：“这么说，今天你是志在必得罗。”

鲁慕青笑道：“你还不知道这是我的一贯风格么？”

两个人说说笑笑，在一家不大但很干净的小餐厅里吃了一斤水饺，付了账后走出餐厅，鲁慕青看了一下表，已是五点十分了。鲁慕青就问高士杰：“我们是打的去，还是走过去。”

高士杰向左右看了看，说：“我看还是走过去吧，横竖也不太远，正好消消食，也好让胃兄弟腾出点地方来等会儿给酒老爷们。”

鲁慕青哈哈笑了笑，于是两个人便慢慢地往“黄金岛”踱来。

两个人正走着，在离“黄金岛”不远的地方，迎面碰上了个人，远远的便向他两人大叫：“鲁慕青、高士杰，怎么有这样的闲情在这里闲逛呀。”

鲁慕青和高士杰向对方看去，见那人也与他们的年纪相仿，窄窄的脑门上方，是一头毛刷子一样的短头发，北京人称作“板寸”，有许多外地来京的人，都因这种发式洗起来省事儿，于是也都学着样儿，花两块钱，在路边理发点上剃这么一个“板寸”发式，虽然有一些人剃了“板寸”看上去显得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但是却也有一些人，本来好好的一个发式，却因为剃了这么个“板寸”而把好端端的一张脸整得像是变了形，从而也更增添了几分丑陋来。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些因为剃了“板寸”